



L'OMBRA DI AMADEUS

莫扎特的影子

Domenico Baccalario

[意] 帕多文尼高·巴卡拉里奥 著

伍拾一 译

一部关于莫扎特超人天赋之谜的历史悬疑小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莫扎特的影子

一部关于莫扎特超人天赋
之谜的历史悬疑小说

[意] 帕多文尼高·巴卡拉里奥 著 伍拾一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扎特的影子：一部关于莫扎特超人天赋之谜的历史悬疑小说 / (意) 帕多文尼高·巴卡拉里奥著；伍拾一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3

ISBN 978-7-5596-2874-9

I. ①莫… II. ①帕… ②伍… III. ①历史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0601号

All names, characters and related indicia contained in this book, copyright of Edizioni Piemme S.p.A., are exclusively licensed to Atlantica S.p.A. in their original version. Their translated and/or adapted versions are property of Atlantica S.p.A. All rights reserved.

Text by Pierdomenico Baccalario

© 2013 Edizioni Piemme S.p.A., Palazzo Mondadori - Via Mondadori, 1 - 20090 Segrate

© 2019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Beijing Adagio Culture Co., Ltd.

International Rights © Atlantica S.p.A. - via Leopardi 8, 20123 Milano, Italia - foreignrights@atlantica.it - www.atlantica.com

Original Title: L'ombra di Amadeu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ica S.p.A.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285号

莫扎特的影子

作者：[意] 帕多文尼高·巴卡拉里奥

译者：伍拾一

选题统筹：马百岗

责任编辑：李 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5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8.5印张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874-9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369312 010-84369315 010-64243832

这里没有教育过我永生不可信的父亲，这里没有宽恕过我许多过错的母亲，这里的十字架和墓碑底下什么都没有。

——博尔赫斯

四名黑衣人在虚空中演奏着。他们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弦乐四重奏开始了。

——扬科列维奇

目 录



序幕.....	1
第一幕 维也纳.....	9
1 快给大忙人让路	10
2 纪念我.....	16
第二幕 博洛尼亚.....	19
3 动荡！苦难！	20
4 一旦想到那金属	27
5 慈悲的天堂如此危险	34
6 不，不想死.....	42
7 哦，我会永远记得那天	50
8 我丢了声音.....	65

9	白天黑夜累得要命	70
10	我终于来到巴比伦	78
11	快点，我的朋友	85
12	在大世界的剧院里	90
13	四面回响	95
14	我想说，但我不敢	99
15	我将独自流浪	107
16	你璀璨的王国	116
17	残酷，你为什么靠近我？	121
18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名字	124
19	原谅我，我最亲爱的，以慈悲的名义	130
20	来自黑暗之海	135
21	哦，不，没有休息时间	139
22	想想吧，我差点想都没想	141
23	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144
24	最后的告别	149
25	和睦的领土	156
26	一切都在改变，在庄严地生长！多么纯净的空气！	160

第三幕 维莱科特雷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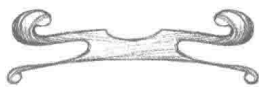
27	那面容，那表情	166
----	---------------	-----

28 穷途末路.....	172
29 她胸中陌生的激情	178
30 阴郁的森林，悲哀而野蛮的荒野	181
31 至少饶恕我的父亲	186
32 解不开的结.....	193
33 让我们至少配得上这血脉	199
34 你不是我的儿子，但我把你当儿子.....	203

第四幕 巴黎.....211

35 哦，真倒霉.....	212
36 也许有一天你会知道	216
37 多么意想不到的胜利！	222
38 黎明前最后的笑声	228
39 谣言就像一阵微风	232
40 五，十，二十	235
41 唉，若是残酷的命运让我去死.....	243
42 别跟着我，不然就把你偷走	253
43 坐在柳树下.....	259

后记.....262



序 幕



一百岁生日的到来让守墓人心烦意乱。

他料想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他为之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们却对此视若无睹。“一百年可真够长的。”他自言自语道。或许，还不止一百年。他一边在墓碑间散步一边想。因为父母并没有准确登记他的出生年份。他们倒是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贾斯特斯。不过，考虑到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不合时宜的古怪。

贾斯特斯的父亲是一名诚实的商人，起这个名字的初衷或许是希望他将来能学好数学，然而他的母亲却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法官。唉，女人的野心！

但他对此一直兴趣寥寥。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

莫扎特的影子

就喜欢在学习的间隙偷偷溜出去，到墓地去帮掘墓人的忙。那时候，他家的房子离圣马克思墓地比离学校还近。他第一次独自穿过成排的柏树和墓地石像时只有七岁。从那时起，他就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这份工作。

石雕的天使和哭泣的处女。

整齐划一的十字架。

它们无与伦比。

他不是在说笑。贾斯特斯第一眼就爱上了这座非同一般的花园。

它安宁而平静，令人感觉亲切却并不单调。他对它十分着迷，甚至把墓地当成了自己的家。这个“家”是一处寂静的庇护所，能让他远离俗世凡尘，却又能经常见到人。

他在这里见证岁月流逝，见证思想革命、帝王兴衰和边境战争。在还不到一百岁的时候，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动乱带来的改变微乎其微。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们的家人以同样的方式痛苦或假装痛苦。贾斯特斯顶多需要在工作太忙或者战争临近的时候增加助手，从而保证一切运转如常。

必须承认，贾斯特斯在埋葬死者方面拥有一定的才干。他待人热忱，无论是上流的贵族还是卑微的木匠，他都一视同仁，亲切待之。工作的时候，他虽然常常缄默不语，但却十分留心



序 幕

异常的情况。假如需要他说点儿什么，比如因人而异的几声安慰、几句批评或赞扬，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说出来。

由于这些私人交谈，他在一百岁生日时觉得，人们已经跟他说了太多故事。每一场葬礼都有故事，每一场聚会上都有人讲故事。大多数时候是死者的朋友，但偶尔也会是他们的对手、诋毁者和嫉妒者，甚至是秘密情人。奇怪的是，与死者最亲近的人们却从不参与这些故事：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在葬礼上全身心地投入悲伤，但往往他们越富有就越难以投入。相比之下，缺衣少食的穷人总是看起来更加悲痛（或许实际上他们也没有那么悲痛）。葬礼上仿佛特意留出了一片空白，等着用一个好故事去填满。如果碰到下雨的天气，这片空白似乎就会更大。几天过后，富人们会更加慎重和冷静地回到墓园，在坟墓旁或家族墓地的门前徘徊。如果贾斯特斯走上前去，他们就会向他吐露一些只有在此刻才愿意吐露的小秘密。细节同样会泄露出葬礼的不同寻常，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总有一两个人安静地站立在远处。他们用帽檐低低地遮住眼睛，帽檐下灰色的烟卷冒着模糊不清的烟雾；也有人用朦胧的面纱遮住整副面孔。他们看上去很羞愧，似乎知道自己此时出现在墓地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总会出现，就像搬运钢琴时起保护作用的垫子一样。

贾斯特斯向来不会浪费任何时间，直到他碰巧注意到那个



莫扎特的影子

非常特别的人。他停下手头的事，打算走过去。通常这个时候，不管他有没有靠上前，他们都会开始和他搭话。亲属们在抽泣，牧师在吟诵最后的悼词，他还没搞清楚状况，就会有人和他交谈起来。对话的内容通常是“他这么走了真是可惜”，或者“你觉得我该找谁要回我借给他的书”，或者“切洋葱的人都比他们哭得真实多了”。

平时，谈话都会有特定的走向，通过自然的转折，从一两句话里扩展出越来越多的内容，好让整晚的话题都围绕着男性死者进行——女性死者极少。大家多半会谈论男性，他们显然身怀很多隐秘。参加葬礼的人非常乐意和贾斯特斯分享死者的秘密。他们犹豫地转换话题，谈及更多惊人的死法和非同一般的人物——阴谋事件的受害者、巨额财产的继承者以及大人物隐秘的私生子。他们死因成谜，令人费解。在贾斯特斯所知道的不凡人物中，还有人曾经有幸死过两回。

这就是此刻让贾斯特斯感到困扰的事：听过了太多不同寻常的死亡事件，但从未向任何一个活着的灵魂说起过它们（不过那些的确是很好的故事，他笑着对自己说），也许这种怪诞的结局也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不想那样。

他并不认为自己和那些人一样不同寻常。虽然实际上，没



序 幕

多少人像他一样活得这么久。但不管怎样，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太麻烦了，尤其是这个人可能还要死两次——他不想那样！

他不认为这是人人都企盼的那种好运气，比如突然继承一座城堡，赢了一场大赌局，或是在路边捡到一枚响当当的拿破仑银币——贾斯特斯一生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

再说这根本就不能算是好事！

他一边从大钥匙圈上寻找小屋的钥匙，一边忧心忡忡地思考着这件事。小屋靠近墓园的外墙，屋后有一棵高大的白柳树。

体面地死一回就够了。再死一回的话，就太过了！

小屋里空荡荡的，一看就是典型的单身汉住的屋子。据他所知，他是身在法国的年龄最大的公民，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首先，他没有一点法国血统：父亲是博洛尼亚人，母亲是俄罗斯人，而他出生在维也纳。这些身世的细节表明，他成长的世界再也不是过去的模样——人们就近结婚，一生中从未离开过家乡。时代日新月异，人们像沼泽上空嗡嗡飞舞的蚊子，挤在火车里到处流动；革命像灰烬下闷着的煤块，最轻微的风也能将它噼啪点燃。还有个原因，他经常在晚上读书，因而睡得很少。他读过的很多书的作者都认为，死亡与长眠等同，这也许解释了他长寿的原因。

事实上，自从维也纳公墓的掘墓人教会他阅读以后，贾斯



莫扎特的影子

特斯就从没有停止过读书。如果必要的话，他足以轻松地夸耀自己所积累的丰富知识，而且是脱口而出。他一本接一本地读完了所有能到手的书，六十多年来每天都读一份报纸。别人推荐的也好，他自己碰到的也好，书已经成为他夜晚最好的伴侣，他非常快乐地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有时候，由于第二天要和约好的人互相交流，他只能用一个晚上的空余时间匆匆读完某本书，但其余时间并不会这么匆忙。墓园的夜晚万籁俱寂，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罗伯特·波顿或简·奥斯汀的书，然后，在第一缕晨光破晓之前深受感动地合上书页。

脑海中萦绕着那个令他困扰的问题，贾斯特斯开始在他为数不多的财产里寻找某样东西。虽然根本不会有窃贼试图闯进一间守墓人的小屋，但数不清的迷信和对幽灵的恐惧仍然让贾斯特斯把他最具价值的财产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洞里，就在他非常喜爱的摇椅附近。说起来，摇椅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最伟大的发明！它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啊，一边摇晃一边读书，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吗？这是他唯一想带进坟墓的东西，也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唯一带给他安慰的东西。

在一百岁生日这天，贾斯特斯一边咳嗽着，一边比平常还要颤颤巍巍地从他小小的藏宝地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方盒子。盒子的四角装饰着金箔叶片，配着一把象牙白色的锁，锁的形状



序 幕

就像一只睁大了的眼睛。这种装饰风格只有古埃及艺术家才能创造出来，也只有像拿破仑这样沉迷于永生的人才可能拥有。

一个古埃及的盒子。

许多人对它垂涎不已。

这也正是贾斯特斯不安的源泉。

他从没想过会重新拿回盒子。但也许是因为他活得实在太久了，所以它又回到了他身边。令他感到不安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从没想过把盒子还给他的人会变成一个幽灵。

他陷在宽大的摇椅里，一边缓慢地前后摇着，一边思索着是否要打开它。盒子上的锁是后配的，打开它需要一把刻着字母M的银色钥匙。他盯着手中的盒子，脸上现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不死棺。

他后来才知道人们这么叫它。

他们把这个小盒子叫作“不死棺”。有人疯狂地渴求它，有人徒劳无功地寻找它，有人粗心大意地保管它，有人用邪恶的手段得到它，也有人宣称它受到了神的诅咒。有人在盒子里保管文件，也有人想要从盒子里偷走文件。更多人想要埋葬它，让它从世间消失，但至今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它。

假如这个盒子永远留在当初发现它的沙漠中，那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莫扎特的影子

只有最古老的守墓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这虽然是一段关于人类的历史，但也是一段关于黑漆盒子的历史。它令人难以置信，更无法言明。

“贾斯特斯，如果你想被信任，就必须胡编乱造，你会发现他们对此毫不质疑；但如果你据实以告，他们反而会疑神疑鬼，并且拒绝相信……”在一次顺道拜访时，杜马斯如是说。

啊，他是多么明智！可惜他也去世了……真是令人怀念。贾斯特斯叹了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打开锁，把盒盖放在膝盖上。

“杜马斯先生，您说得太对了。”年迈的守墓人嘀咕道，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焦虑，“尽管有这些文件和手稿，但没人会相信我！”他看着盒子里的东西，然后把手伸进沙沙作响的一沓文件里。他细瘦的手指仿佛有意识一般，摸出了一封以蜡封口的泛黄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枚银色的印戒，印戒上饰有狮身人面像，还有一枚银币。贾斯特斯记得，这枚银币是他多年以前得到的。

那是 1791 年 12 月 7 日，莫扎特去世后的第二天。

那天是莫扎特的葬礼。

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第一次葬礼。

就在那一天，贾斯特斯第一次得到了这个黑漆盒子。







快给大忙人让路

（罗西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一幕）

这一年的12月闷热异常。

贾斯特斯刚满七岁。他长着一头金发，外表看上去天真无邪，骨子里却对墓穴充满了疯狂的热情。他跳进去的第一个墓穴深两米半，四壁柔软得好像轻轻一压就能陷进去。墓穴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听不见马蹄声，听不见多瑙河上划船的人们“哦！哦！”的喊声，听不见圣史蒂芬教堂的钟声，也听不见高高的脚手架上建筑工人的说话声。躺在墓穴里，只能听到头顶上方树叶摇动时沙沙的响声。贾斯特斯并不觉得藏在墓穴里有什么可怕的，反而觉得，在这块长方形的天空里，云彩飘动的速度似乎更快些。

“出来！小鬼！”守墓人生气地说。他在视线扫过墓穴边